

# 民族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实现

——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②

“1949—2049”，这一复兴图强的时间表，随着近70年时光的过去，已进入至关重要的“下半程”。靠什么推开民族复兴的梦想大门？又该怎样踢好现代化强国的临门一脚？

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”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”。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，习近平总书记用民族复兴的历史标尺，衡量改革开放的不凡意义。铿锵有力的话语，是对过去的总结，更是对未

来的谋划；是必胜的信念，更是改革的宣言。

历史是理解未来的一把钥匙。30多年前，一位外国时装大师的黑色毛料大衣，在北京街头引来无数围观；如今，中国红、中国风，扮靓世界各地的时装周。30多年前，我国GDP只有3645亿元，位居世界最末；如今，中国红、中国风，扮靓世界各地的时装周。30多年前，我国GDP只有3645亿元，位居世界最末；如今，中国经济总量翻了200多倍，每年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经济规模。是改革开放，让我们“大踏步赶

上时代”，让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。

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，改革开放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。从邓小平“不改革死路一条”的大声疾呼，到习近平“改革不停顿、开放不止步”的铮铮誓言，中国在困顿中踏上改革开放之路，又在接续奋斗中让这条伟大的道路不断向前。5年前，有西方媒体列举“中国需要跨越的下一个栏”，而现在他们感慨“中国将继续崛起”。凭着一股逢山开路、遇水架桥

的闯劲，凭着一滴滴水穿石、绳锯木断的韧劲，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，让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，实现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，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。

哲人说，时间是真理的挚友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。翻开历史的卷轴，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，不乏革新图强的热血，不乏民族振兴的

壮志，但大都草草收场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？根本原因就在于，共产党人在救亡图存的艰辛探索中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；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。“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、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”，这份信心，源于被历史证明了的成就，源于被人民认同的选择，源于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新思想新使命。走进新时代，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，

仍需跨越“雪山”和“草地”，仍要征服“娄山关”与“腊子口”，但只要我们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，去沉痾于自我革命，除痼疾于改革创新，就一定会步步逼近光辉的山巅。

2018年，我们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。不断在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的进展，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。相信改革开放将以“史诗般的进步”，让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抵达全新高度；相信激荡百年的民族复兴梦想，必将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得以实现，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## 人民日报评论

（上接第一版）这是幸福的泪，这是喜悦的泪。百感交集中，一家人几十年默默放牧守边的日子，一幕幕浮现在眼前。

**守护好了这片牧场，就是守护国家**

时间，回到上世纪50年代，那个风云变幻的岁月。

那年春天，日拉山上的冰雪仍能埋过牛背，山谷里的杜鹃花正从南开到北。苦熬一冬的玉麦人，还没从饥寒交迫中醒来，山外便传来一个可怕消息。

（一）

“红汉人要来了！他们吃人肉，喝人血。”

消息，是山外的匪徒带过来的。这个有着几十户、300多人的山村，笼罩在不安和恐惧之中。

面对谎言和诱惑，有的人家赶着牛群，三步一思量、五步一回头，被裹胁出境。

这时，只有桑杰曲巴和另外几户人家决定留下来。

“狼挂起山羊的胡子，改不了凶恶的嘴脸”，他们的话，我不信。”他转过身，走向自家小屋。

还有比乌拉差役、乞讨为生更苦的事吗？

那时，村民不仅要为地方政府支乌拉差役，为官家转山的人提供食宿。每年藏历新年过后，一部分人还要翻过日拉雪山，到山外去讨生活，直到大雪封山前，才回到群山环绕的玉麦。大家每年出山乞讨，为的就是给留下来放牧支差的家人省点口粮。

此时，山外的人们迎来了民主改革。桑杰曲巴的屋檐下，长长的冰笋已开始融化。

“走过茫茫雪原，才知太阳的炙烈。经过漫漫长夜，才会拥抱黎明的彩霞。”

延续千年的乌拉差役，一去不返。玉麦人才知道，共产党、金珠玛米，是所有受苦人的救星，让无数和他们一样的穷苦人翻身做了自己的主人。

后来，桑杰曲巴当上了玉麦乡乡长。

后来，金珠玛米翻越日拉山经过他们家门口，向山谷深处而去。

（二）

1962年，玉麦沟里层林尽染的时候，卓嘎才一岁多。对自卫反击战打响了，阿爸参加了支前。

扎日到塔克钦，再从塔克钦到玉麦，这条路，他以前就走。阿爸和其他人一起，背着部队的给养弹药，从扎日下到洛隅，又从洛隅回到玉麦。

生活又恢复了平静，第二年，央宗出生了。党和政府在日拉雪山另一侧的曲松村给玉麦人盖起新房，分了粮食和牲畜。

日拉山冬天的冰雪，太厚。玉麦人过去的日子，太苦。只有搬出来，才能过更好的生活。

卓嘎家和另外几户人家一起搬了出去。

曲松的生活虽好，但阿爸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：“是毛主席让我翻了身、当了乡长，可我这个乡长连家也没守住。”仅仅过了3个月，阿爸和阿妈就背着年幼的姐妹俩，赶着牛群，翻过雪山，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玉麦。

纵有雪山阻隔，哪怕一年里半年雨、半年雪，哪怕雾气中只能放牧，哪怕青稞长得齐腰高却不结籽，哪怕土豆结得只有拇指大，也离不开生养他们的玉麦，离不开眷恋的家。

阿爸熟悉玉麦的每一座雪山，每一片牧场，甚至是每一块石头，每一棵大树。

一家人回来时，通往小屋的路已开始被小茅覆盖。屋子里的东西也被印度那边的人偷得差不多了。阿爸告诉家人：“只有人在，家才能看得好，这块土地才能守得住”“这是国家的土地，我们得在这儿守着”。

家要守，日子却不平静。

一年夏天，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从南而来，打破了山谷的宁静。一群荷枪实弹的印度兵，把印度国旗插在了玉麦5000多米的山头上，在通往

山外要道上设卡。日拉山北面的牧民进出玉麦沟砍伐竹子，都要接受印度兵的盘查。

阿爸被惹怒了，花了整整两天时间，才爬上那座雪山，拔下了印度旗。他一身泥水，来到印度兵设卡点抗议道：“我的爷爷曾在这里放牧，我的阿爸曾在这里放牧，我们也在这里放牧，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！”

印度兵没有理会阿爸的抗议，还威胁杀掉他的牲畜。

（三）

一个人再勇敢，也无法退退咄咄逼人的侵略者。要想守住祖国的这片牧场，只能靠解放军。

他想到扎日区报信，又怕印度兵生疑，又放心不下妻子和未成年的孩子。最后，他还是一咬牙，安顿好家人，独自一人赶着牛群上了山。

这条路是扎日山的转山道，道路崎岖、瘴气弥漫、野兽出没。即使成群结队的转山人，也没有把握安全走出来，滚下山或迷路是常有的事，孤身一人更加凶险。阿爸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夏季的高山牧场，到处都是沼泽。阿爸喘着粗气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赶。牛皮靴里灌进了水，每走一步，水都在靴子里响，不知摔了多少跤。走出沼泽，又是山地。他脱下牛皮靴，倒掉水，接着赶路。身体贴在泥泞不堪的山坡上，抓住树根和蔓藤，手脚并用往上爬，不知滚下来多少次。

平时7天的路，阿爸4天就到了。跟踉跄跄赶到扎日区，他全身湿透，手上、脸上，到处都是被石头和树枝划破的血口子，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。信终于送到了。

解放军来了，印度兵悻悻溜走。看到一家人安然无恙，阿爸一头倒下，昏睡了一天一夜。

不久之后，阿爸把家从半山腰的玉堆搬到了谷底 的玉麦，向南推进了5公里。

走过懵懂的童年，卓嘎、央宗姐妹一天天记事了。姐妹俩记得，阿爸去山外开会，每次都会带给她们一些好吃、好玩的东西；还会给她们讲大山外面的事情，传达上级的指示。

那时，她俩常想：“做指示的就是国家吗？”

有一次，阿爸开会回来，带回三张彩色画像，上面的人很慈祥。阿爸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大救星，毛主席。全家人一起，把三张画像挂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。

有一次，阿爸开会回来，姐妹俩以为阿爸的黄布兜里是最好吃的糖果，阿爸却拿出来一本红色的书。“这是《毛主席语录》，里头都是毛主席的话。”从那时起，阿爸开始用这本书教孩子们学习藏文。56岁的卓嘎至今还记得语录里的话。

还有一次，阿爸开会回来，从山外买来了红布和黄布。姐妹俩以为阿爸要缝新衣裳了。微光闪烁的火塘边，忽明忽暗的油灯下，阿爸先在两张布上仔细地量来量去，随后用剪刀把红布裁得方方正正，又从黄布上剪出星星。他让卓嘎帮忙穿好线，习惯地把针在头发里擦了擦，一针一线缝开了。

央宗记得，那天，平日子里慈祥的阿爸一脸严肃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针脚在阿爸的手里一个挨着一个，线头全压在黄布下。“衣服”缝好了，一块火红的布上，四颗小星围着一颗大星，比春天最红的杜鹃花还艳，比秋天最黄的树叶还金黄。

阿爸把孩子们叫到身旁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这是中国最宝贵的东西，是我们的国旗！”

那天，五星红旗高高升起在卓嘎和央宗家屋顶。

那天，卓嘎和央宗懂得了国家就是五星红旗。

那天，卓嘎和央宗记住了，家是玉麦，国是中国，守护好了这片牧场，就是守卫国家。

阿爸总共缝制过4面国旗。

**山外人把他们一家，就叫作“三人乡”**

“扎日神山下的玉堆和玉麦啊，

是个吉祥的地方。  
玉堆灵草满山，  
玉麦秀水遍地。  
进出玉麦千难万险，  
留在玉麦草丰水美。  
我希望做一只轻盈的小鹿，  
在这吉祥的乐园快乐地生活。”

这首玉麦民歌，在玉麦人心中传唱。只有一户人的家乡，是美丽的；雪山阻隔的生活，是艰苦的；放牧守边的日子，是寂寞的。全家人却有了许许多多幸福的期盼。

（一）

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在艰难生活的磨砺中，姐妹俩出落得像格桑花一样美丽。

格桑花，在西藏泛指一切美丽的花儿。

姐姐卓嘎身材娇小，性格腼腆，很是爱笑，乌黑的眼睛会说话，就像山中的白杜鹃。

妹妹央宗身材高挑，性格泼辣，敢说敢做，健美的身体不知疲倦，就像山中的红杜鹃。

卓嘎在阿妈那学会了竹编手艺，央宗从阿爸那接过了劈柴的斧头，姐妹俩成了父母的好帮手。

也在那个时候，卓嘎第一次随阿爸出山进了县城。县城里，卓嘎见到了许许多多的人、许许多多的房子和许许多多新鲜有趣的东西。她看着县城里的年轻人穿着和解放军一样的衣裳，神气极了，便摇着阿爸的胳膊，央求给她们买一套。

那个年代，这是最“时髦”的衣服了。阿爸在县里托人帮忙，过了很久才给孩子们买齐了军帽和的确良军便服，还有一双蓝色胶鞋。

对于姐妹俩来说，山外的世界是精彩的，山中放牧的日子是快乐的。

春天，牧场上喜事连连。卓嘎和央宗忙着帮阿妈给母牛接生。谚语说得好“老虎不敢吃成群的牦牛”，新生的牛犊不仅是家里新添的“人丁”，更让守卫边境的“队伍”不断壮大。

夏天，放牧点上最是幸福。在这个只有他们一家三口的大山里，她们一边放牛，一边采野花、野果、编花篮，牛儿陪伴她们长大，做守卫祖国的“哨兵”。

秋天，是忙碌的日子。一家人要为了度过严冬和藏历新年做准备。大家忙着挤奶、打酥油、做奶渣、编竹器，好在封山前运出山外，换回生活必需的青稞、盐巴和砖茶。

冬天，是玉麦欢聚的时刻。虽然条件艰苦，但阿爸还是想尽办法满足卓嘎和央宗的小心愿，“卡塞”糖果、新衣裳等藏历新年所需要的东西，早早就得准备。一年不舍得吃的大米和面粉，也化作平时难得一见的美食。

（二）

自从祖辈开始在此定居，玉麦的

每一颗粮食，都需要从山外运进。

姐妹俩记得，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的30多年里，阿爸每年都要赶着牦牛，花上十几天，几次翻越三座5000多米的雪山、跨过陡峭山谷、穿越沼泽遍地的原始森林，才能把一点珍贵的青稞驮回玉麦。

无论出山还是进山，都是重载。如果出山时驮得少了，回来时驮的粮食就少。行程轻松了，冬天的日子就不轻松了。

每年11月，玉麦的雨渐渐变成雪，越积越厚，日拉山被冰雪覆盖，隘口积雪最深的时候，比人还高。直到来年5月，玉麦几乎与世隔绝。

在这大半年里，就连最健壮的马，也常常陷在雪地里寸步难行。

在这大半年里，如果不是有天大的事，没人会冒险翻越日拉山。

只有人命比天大。

央宗还记得，15岁那年雪下得特别大。12月底，阿妈已经拉壮子一个多月。刚开始，以为扛一扛就好了，后来眼看撑不下去，阿爸把虚弱的阿妈抱上牛背，顶风冒雪硬闯日拉山。

路越来越陡，雪越来越深。翻越日拉山的路从没有比今天更漫长过。齐腰深的雪里，阿爸牵着牦牛一步步向前挪着。他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不

停地和阿妈说话，怕她一旦睡过去，就再也醒不过来。阿妈一次次从牛背上滑下，阿爸又一次次把阿妈推上牛背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雪山被阿爸甩在身后。曲松村就要到了，阿爸回身对阿妈说话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不知何时，阿妈没有了气息。

快要过藏历新年的时候，卓嘎和央宗看到阿爸一个人牵着牛，失魂落魄地回到家。阿爸一把把她们搂在怀里，泪流满面，咬破了嘴唇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年的藏历新年，特别冷清。

还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，还是这座高高的日拉山，寒风刮在脸上，像刀割。家中最小的妹妹，在翻山时落在了后面。大家在背风处煮好茶，迟迟不见她赶来。沿路找到她时，小妹的身体已经被暴风雪埋了一半。抱起小妹冰冷的身体，阿爸一头栽倒在雪里。那年，小妹只有16岁，花一样的年纪。

阿妈走了，小妹也走了，阿爸一下子就老了。

卓嘎和央宗几次央求：“到山外去吧！”

“不能走，这是国家的土地，得有人守着！”

阿爸心里苦，不对孩子们说。他下决心把小弟嘎尔琼送出山读书，后来又逼着他学藏医。

（三）

从此，玉麦只剩下他们一家三口。阿爸既当爹又当妈，更是一乡之长，姐妹俩是仅有的子弟。从那时起，山外人把他们一家，就叫作“三人乡”。

“三人乡”的日子有多苦？

四季生火，房子中间的地上垒起三块石头，就是做饭取暖的火塘；

粮食珍贵，缺少了糌粑，奶渣不香了，萝卜不甜了，土豆也不好吃了；

没有袜子，放一天牧，卓嘎和央宗要在阿爸做的靴子里换好几遍干草；

冬天酷寒，除了紧挨着火塘，姐妹俩只能靠不停劳作，才能使手脚增加些温度；

那个年代，玉麦南部原始从林里除了孟加拉虎、豺狼、雪豹和熊之外，还有印度那边的猎人在游荡，如果走得远一些，还有可能遇到巡逻的印度兵。

三个人的日子再苦，定期坚持巡山仍是阿爸雷打不动的习惯。

一袋熟土豆，一把开山刀，就是阿爸巡山的全部装备。清晨，他瘦小的身躯踩着泥泞的山路，一步步消失在无尽的莽林。数天后，才拖着一身疲惫和一身的泥水回到家中。

白天，阿爸用刀劈开密不透风的荆棘和灌木，在布满厚厚青苔的林间冒雨穿行。夜晚，阿爸钻进石缝中躲避野兽。饿了，吃些土豆；渴了，喝些山泉；累了，就在大树下休息。

停不下来的雨水灌进他的眼睛，流进他的嘴里，浸透他的衣裳，却没有浇灭他巡山守边的信念。

央宗还记得，每次巡山临走前，阿爸总要叮嘱姐妹俩：“我这一去，两天就能回来。要是第三天还没回来，你们不要找我，赶紧翻过日拉山去曲松报信。”

阿爸去巡山，姐妹俩守家。

白天，有牛群陪伴，尚可安心；夜晚，担心野兽骚扰，她们靠两只狗“放哨”。一只叫“支莫”的猎犬，一只叫“雷索”的藏獒，只要它们吠得厉害，卓嘎和央宗就躲在房子的阁楼里，待到天亮。

“最担心的是，阿爸巡山晚归。”卓嘎说。她记得阿爸说过，那里有我们的土地、国家的领土。不去巡山，会被别人侵占的。

“我们常去转一转，他们就不敢来了。”阿爸常对女儿们这样说。

放牧，就是对国土最好的守护。为此，一家人在冬季会特意把牲畜赶到玉麦南面的山谷里。冬天的南面山谷，森林遮天蔽日，松涛阵阵，松萝随风飘荡。从林中的巡山路上，看到自家牛儿的蹄印，踩到自家的牛粪，心里踏实又亲切。

生活艰苦，日子孤寂，但有祖国，

家就有希望。

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邮递员白玛坚参成为定期进出玉麦的人。当白玛坚参牵马翻过雪山，把邮件送到玉麦乡时，阿爸总会闪烁起欣喜的目光，迫不及待地展开报纸，一篇篇读下去，重要的新闻还要把卓嘎和央宗叫到跟前，给她们诵读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，靠着人背马驮，阿爸在家门口装上了太阳能发电装置和电视信号接收器，玉麦乡第一次点亮了灯泡，第一次实现了和山外信息同步。

卓嘎记得，自从有了太阳能，家里灯泡可以微弱地亮上几个小时，如果天气足够好，还能看上一两个小时电视。卓嘎更记得，阿爸最爱看的是新闻，阿爸经常得意地说：“电视上的国家领导人如果来玉麦，我一定能认出来。”

阿爸有两个心愿：一个是通公路，

一个是有医生。

**循着先辈们的足迹，翻越日拉雪山**

岁月，就像山间白云匆匆而过。

1988年，当了29年乡长的阿爸老了。卓嘎接了阿爸的班，一干就是23年。妹妹央宗是副乡长兼妇女主任，一干也是17年。

山上的杜鹃花谢了又开，山下的竹子长了一茬又一茬。随着国家日新月异，玉麦的喜事也渐渐多了起来。

1996年，玉麦乡有了第一位党支部书记，山外迁来两户人家，玉麦再也不是“三人乡”了。

1997年，新华社首次对我国人口最少的玉麦乡进行报道之后，一家人放牧守边的事迹传遍了祖国大江南北。来自内地的信件也翻越崇山峻岭，来到卓嘎和央宗面前。尚未婚嫁的卓嘎，竟然收到了七麻袋求爱信。央宗27岁、卓嘎35岁时，才分别成了家。

这个插曲，最终没有改变两个人的生活。

玉麦乡第三代人出生了，他是央宗的儿子，取名索郎顿珠。

（一）

卓嘎和央宗经常到山上放牧，儿子从小和他的波啦（外公）在一起的时间多。索郎顿珠记得，小时候玩得最多的，是波啦从山外买来的或用竹子做的各种各样的玩具枪。

小索郎顿珠常想，将来一定要穿上军装，守卫玉麦这块边疆的国土，保护他的亲人。

稍大一点的时候，索郎顿珠就开始随大人们去放牧。有一次，他们把牛群赶到雪山下的牧场。山上突然刮起风来，年幼的索郎顿珠冷得受不了。

波啦从牦牛背上解下背东西的木架，揭下防磨的垫子，把小索郎顿珠裹在里面保暖，而他却在寒风里，若无其事地甩着“乌朵”（放牛用的抛石器）。和着牦牛的体温，闻着牦牛的汗味，索郎顿珠感觉幸福极了。他想，长大了，要成为波啦这样坚强的人。

对于索郎顿珠这一代人来说，幸运总是接二连三地降临。

2001年9月，老阿爸最大的心愿实现了——通往山外的公路修通了。

当第一辆车开进来的时候，老阿爸给这个“铁牦牛”献了哈达。

这一年，卓嘎沿着这条公路，去了一趟毛主席的故乡；

这一年，老阿爸沿着这条公路，去了一次拉萨；

也是这一年，77岁的老阿爸在大雪纷飞的季节没有遗憾地走了。

临终时，老阿爸把全乡人叫到床前。

老人的遗言，至今让当时的所有人记忆犹新：“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，你们不要因为玉麦苦，更不要因为我走了就离开这里，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，更是祖国的土地，一草一木都要看好才好。”

（二）

送走疼爱他的

波啦，索郎顿珠擦干泪水，循着先辈们的足迹，翻越日拉雪山，踏上求学之路。

日子，就像玉麦河水哗哗流淌。自从公路打通，玉麦的变化一天快过一天，开始跟上山外的脚步。

原来的“三人乡”已发展成9户、32人。

边民补贴、生态补偿和草场补助等政策性收入水涨船高，算下来，每户一年能拿到4万多元。

曾经开不进来的“铁牦牛”，如今全乡9户人家有了7辆。

4户家庭开起了餐馆和家庭旅馆，村民自制的竹器、藤镯，在市场上成了抢手货。

去年，玉麦家家户户都有了WiFi，不论给孩子寄零花钱还是在商店买东西，都流行用微信支付。

明年，玉麦将迁入47户，全乡户数将达到56户。玉麦生态小康示范村建设将全面铺开，群众将住上安全舒适的“农家别墅”。乡里还将并入国家大电网，告别小水电的历史。一个宜居乐业的边境乡镇正从蓝图变为现实。

作为玉麦乡第一个大学生，索郎顿珠今年刚刚毕业。

学习高山向导专业期间，他在四川找到一份滑雪教练的工作，收入可观。这年藏历新年，索郎顿珠没回家。这也是他离家十几年来唯一一次没有和家人一起过年。

阿妈打来电话训斥：“你难道忘记波啦的话吗？”央宗在电话里说：“‘鸟老了，要归巢；人老了，要回家’，我们这代人终究也会老，守卫玉麦这片国土的责任要落在你们这代人肩上了。”

今年，当索郎顿珠的同学们纷纷寻找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时，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。他要带着学到的知识，回到家乡。

“玉麦紧邻著名的扎日神山，山美、水美、林美。我要让更多人到玉麦来看看，给他们讲讲波啦的故事，讲讲阿妈的故事。”索郎顿珠说。

卓嘎和央宗没上过一天学，但她们的孩子如今全部在外求学。4个女儿分别在江西南昌、拉萨和山南市读大学和中学。说起当年克服重重困难送孩子外出读书，成为卓嘎和央宗最引以为傲的“政绩”。

那不仅是为了下一代的未来，更是为了玉麦乡的明天。

乡情难断，故土难离。每年藏历新年前，无论路途多么遥远，无论雪山多么艰险，被母家送出山的孩子，一定会准时回到玉麦这个家。

当年，阿妈和姨妈听了波啦的话，守在玉麦大半辈子。现在，我也要听阿妈的话，继续守护家乡这片山水。”索郎顿珠说。

**后记：**

站在日拉雪山，回望玉麦。雪线下面是辽阔的牧场，牧场远方是望不到边的原始森林。

那是卓嘎和央宗姐妹一家几代人守护的3644平方公里的土地，那里有无尽的资源和宝藏。

那里很大，大到超过一些国家的面积；那里很小，小到34年的日子，只生活着一家三口。

那里是雄鸡千万羽毛的一根，是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隅，是一家几代人，半个多世纪的坚守，家是玉麦，国是中国，祖国的土地，一寸也不能少。

## 声明

山南市乃东区苹果园住宅小区二期开发项目从2017年11月7日开始摇号以及销售,签订合同,并已公示2017年11月20日之前交清购房首付款40 %元,到目前有个别客户未交购房首付款,我公司再次声明2017年12月

10之前(含10号)逾期未交纳购房首付款的所有客户,视为自动放弃购买资格此房另行出售。特此声明

拉萨仙足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2017年11月29日